

测绘者

科

第 0 稿

所 需 符

反 是 指 男 子 考 杆 我 看 着

“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酒杯上用汉语刻上的唐诗是一饮而尽。“好诗！好酒！”

“你看的懂？”阿空加瓜好奇的问标准语问我。“想不到你对古代文字也很有研究。”

“这种文字很古老，但现在仍有人使用。”帕米尔插嘴。他是我以好朋友。对我的情况很了解。

“哦？”阿空加瓜很感兴趣。“谁会讲呢？”

“我就是了。”我说。“我也是一个。”

身后传来悦耳的女声。我不讲我急忙回头。一个漂亮姑娘就站在我身后。双手扶着我的椅背。微笑着看着我。正如我想象的那样。黑眼珠。黄皮肤。黑色的短发。

“我叫喜子拉雅，你呢？”她用流利的汉语说话。声音虽不大，但听在我的耳朵里却有如发动机的轰响一般。

我实在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见同胞。虽说

汉语是通用语。

本起不算什么大事。即使政府得知，由于专业需要，多半也会网开一面。

国家早已融合，政府也鼓励民族杂居，可是实际上由于文化差异和实际的原因，~~本村~~仍是按族聚居（确切的说按集~~用~~的语~~集~~聚居）。~~这~~猎户座方向是西班牙语区。我来越~~科~~学习，~~实~~习九年了，汉语只用来自言自语。~~这~~家~~区~~“她也用标准语。”我来到“哎，别发呆，一点礼貌也没有。”比利牛斯大声提醒我。虽然他听不懂喜子拉雅在说什么但也清楚我光张嘴不讲话不大合适。毫无扭扭之态。“你好，我——我叫昆巴！”我回过神来，咕巴巴的说，用的是标准语。桌子旁的人都听清了。阵~~忽~~不~~何~~哈哈大笑。~~走~~的~~是~~一条不归路。大喜子拉雅只是微笑^{仍用汉语}。我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讲汉语，巴来区里^{十二}年，~~比~~忘了吗？”~~这~~堵布~~落~~我立刻恢复了镇定，我的确是在十二年前来到科塞雅利亚~~区~~。事不过是偷渡，因为家里不同意我投身于测绘工作，只好离家出走，~~未~~过了三年，家里态度软了，~~才~~于是悄悄补好正式手续，~~成~~为技术移民。这些事别人毫不知情。连好朋友帕来尔也只知道我是从幽州~~居~~区来的~~专~~测绘。

卡米洛的日记

科塞雅利亚区是幽州同乡

本来已不算什么大事，即使政府得知，由于专业需要，多半也会网开一面。

业学生，可是她，^{即叫}喜子拉雅的女人竟煞了如指掌，^{秘密被人得知}我心中大吃一惊，仍用标准语回答：“不，我没忘。只不过这里这么多朋友都不懂我怕怠慢了这许多朋友。”说着一指围坐桌边的七个人，“请问小姐来自何方，有何贵干？”我们正觉得“我家在燕京是医”，她也用标准语，“我来这里——是为了陪你。”

我又是一阵大笑，帕米尔和比利手斯笑得尤为放肆。可喜子拉雅却表情自然，毫无扭扭之态，也不像是开玩笑。

第二天是了，她就是最后一名船员，我心中忽然一阵狂喜。本来测绘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，大好青春尽葬于此，于是船员尽是成双成对。帕米尔和巴塔哥尼亚，比利手斯和坎塔布连，拉普拉塔和格蕾子斯，学校中也鼓励同学恋爱，实在不成，便乱点鸳鸯谱，两人送上同一条船，成了不成你们俩看着办了。我将乘坐的夫来达的瓦罗号共十名船员，倒有三对夫妻：队长阿巴萨二十七岁了，参加过一次测绘工作，配偶阿空加瓜号信宗教，不言婚嫁。还有我

将表便事均是同学而间了

三十出头仍未婚，明知道第十号船员很有可能
是分配给我的，但没想到到竟是这么一位漂亮
姑娘！

比利手斯笑声不绝，用力拍着我的肩膀，
“好小子，你没从学校里带出一个来，我们正觉
得惋惜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！”
作为坎塔布连则细心的手，拿过一张椅子放在
我旁也不示意喜子拉帮坐下，喜子拉帮也不推
辞，木木方方的坐下。行看路时测测局可供选
择，笑归笑，对这一事案倒是谁也不感到奇怪。
等大家笑够了，仍旧举杯喝酒，端盘吃菜，好
好的享受这一顿最后的晚餐。

对塞维利亚是也境是区，向外便是茫茫宇
宙，测绘者们便由此出发，去确定远方星辰的
坐标，绘制星图。这一去，也许永不回来了。所
以这里的餐厅，对测绘员们的最后晚餐总是免
费，而且保证食物丰盛，酒水充足，餐具也是
精致，酒杯上常用各种语言刻上诗文，内容自
然是离别一类感伤的内容。

酒足饭饱，起身告辞，直奔港口。一个可

停泊十艘宇宙战舰的巨大船坞中。只停了一艘船。这就是我们即将度过半生的地方。未来洛纳瓦号。

“这么大！”喜子拉雅吐出口头。

“是啊！”我随声附和。我已觉得喜子拉雅有些奇怪。她怎么会对我的情况如此了解？

作为燕京军区的人怎么会到鄂塞维利亚来。虽说燕京不是边境。可要从事测绘工作尽可以留在汉语区。

有三个~~华~~行省区的测绘局可供选择。为什么要到鄂塞维利亚来？只不过，反正她现在也算得上“我的人”了。

上船后好过问她就是了。 “这几条通道通向不同的地方。”

“我是指令长阿巴萨。”船坞前站着一位老人。身着老式制服。“上船吧”

走上舷梯时，我忍不住回头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本世人的世界。“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大家都不回头眺望。除了阿巴萨。而阿空加瓜和喜子拉雅就也一同然的会最先得是通向

区。其余看来阿巴萨也不予说明。离开大步

测绘者

脚下微震。船梯收起。外面

舱门已封死

舱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我心里一哆嗦。从此便与花的世界绝缘了。看着冰冷的舱道，想到一番便要在此度过。心中不禁黯然。

直径几公里的球形飞船大部分都是能源与给养。真正的指挥中心和生活区不过是球心的一小块地方。乘高速电梯垂直，水平的移动。一会儿已经到达飞船中心。

电梯管道的周围，放射着七条通道。地板和舱壁漆成不同的颜色。阿巴萨这时开口说道：“这几条通道通向不同的地方。瞧，我想”

他指着绿色的一条：“这是你们的宿舍。房间号早就分配好了吧？”不等我们回答，又指着蓝色的一条：“这是通往会议室和餐厅的。”黄色的一条通往娱乐区。而有一条通道没有任何颜色。自然的金属光泽是通向禁地的工作区。其余几条阿巴萨也不予说明。我们大步向蓝色通道走去。我们俩都跟在后面。

沿着

通道并不长，走到尽头就是两扇装饰华丽的大门，门上那些铿然有声的闸门大不相同。阿巴萨推开门，我们走了进去。

会议室宽阔宏大，令人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。我立刻省悟到，测绘船上房间装潢故意模仿地面建筑，就是为了令船员不至于有背井离乡之感。我曾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，感受过狭长的通道和狭小紧凑的船舱，固然言效充分，利用有限空间，但却确实让人心情压抑，呆久了就要得精神病。

一侧的墙壁是投影屏幕，正对着它是一张弧形长桌，后面有二十多个座位。阿巴萨过去坐在正中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阿加瓜坐在他对面，其他船员一对对的走过去坐下。我坐在阿加瓜坐在长桌的一端，孤零零的阿我坐在长桌的另一端，喜子拉雅靠着我坐下。

和一段时间人们都不说话，等着阿巴萨开口。这是第一次会议，想必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亮后半辈子就要在他的指挥下生活了，可我们对他还一无都不了解，不过我却知道，作为测绘

的指令长，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和考核，既不是无能之辈，也不是暴君。

我这时才有机会观察阿巴萨，他满脸皱纹，像七十岁的样子。眼皮耷拉着，脸上肌肉松弛，看上去没精打采的。

我们刚吃过午饭，阿巴萨忽然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如果我不在了，由木副司令^指二副帕来尔^指三副阿空加瓜^指依次接替^指长职务。”

在什么都没说之前先受惊了，真是表气。不过听在我们的耳朵里却不怎么别扭。毕竟人人心情都很沉重，既然选择了这个要命的职业，对这些事情就得有心理准备。

为了确保^航航顺利，船上每个^职位都是两个人。一来可互相值班，二来可作为替补。~~是~~阿巴萨和我是指令长，帕来尔和阿空加瓜是武官，比利丰斯和坎塔布莲是机械师，拉普拉塔和格蕾~~子~~是程序员，~~伊~~巴塔哥尼亚和喜子~~拉~~是文印手。其实一般的飞船上只有八人，武官和指令长是二合一的。武官也没什么特别任务，只^要在~~需要~~启动防卫系统。并于

(电开21) 20

有情报时 指洲的课程也是一样

在关键的时候启动自爆程序就是了。不过能活
 两个洋人真是吓坏了。
 阿巴萨用沉重的口气开始了这场沉重的会
 议：“从舱门封闭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算是离
 开了这个世界。在这艘船上，我们要度过余下
 的岁月。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和平相处融洽
~~我记起~~我希望每个人都淡忘自己，促进了解
 技术说完了他看着我，希望船从我开始。在
 飞船飞行有个弱点，虽然飞船飞行时
 可以保持青春不会衰老，可一旦成为常速飞行
 者老的速度比平常人要快得多。一般来说是没
 有规律的，但通常飞行距离长，衰老的年头也
 长。反之则短。所以人们又为什么选择航
 不过跳跃需要精确的计算程序，否则不会不
 到那里。于是从超光速飞行时飞船便发生了
 目的是测定坐标，以便跳跃飞船使用。
 入了世界前，我们遇到了卡奈斯人，他们是无
 命为也我们遇到的唯一一种。很遗憾我们没
 采取和平的方式，不过这是跳跃飞船第一次飞行
 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，但是在回程的时候就

为什么选择航
 跳跃飞船

昆色：史前文明大灾难的真相
 我今年三十二岁，参加测绘工作显得老了
 些。其实我的成绩在学校内并不是很突出。这
 说起我选择测绘工作的动机，就是唐古拉大
 灾难。凡搞这一行的人都清楚，教科书~~中~~
 论中就提到了。但我还是想再哆嗦一遍。
 十
 个世纪前，人类刚掌握了超光速飞行~~与跳跃~~
 技术，于是迫不及待的出发，去开发宇宙。但
 是超光速飞行有个弱点，虽然在超光速飞行时
 可以保持青春不会衰老，可一旦转为常速飞行
 衰老的速度比平常人要快得多。一般来说是没
 有规律的，但通常飞行距离长，衰老的年头也
 长，反之则短。所以人们又发明了跳跃技术。
 不过跳跃需要精确的计算座标，否则不一定会飞
 到那去。于是以超光速飞行的测绘船便出发了。
 目的是测定座标，以供跳跃飞船使用。
 八
 个世纪前，我们遇到了卡尔玛人，他们是目
 今为止我们遇到的唯一一种族。很遗憾我们没有
 采取和平的方式，这是跳跃飞船第一次远征。
 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，但是在返航的时候就

go to
阿巴

come
from
昆色

发生了史称唐古拉大灾难的事故。由于至今我们
 所采用仍是以太阳为原点的黄道坐标系。而在
~~在远航时的指令是从原点出发~~在远航时的指令
 是回到原点。于是整支舰队齐刷刷落入太阳。
 无一幸免，而当时的指挥官唐古拉少将正是一
 名华人。于是掀起了第一次反华浪潮。公正的
 说，这次事故纯属偶然，当时的测绘误差就大
 于一个天文单位。即使命令返回地球，也总有可能
 落入太阳。后来，人类有史以来最荒唐
 的议案被通过——交换居民。因为未能征服卡尔
 玛人，使当时的苏莱格兰省扩张受阻。于是与
 一个~~亚洲~~行省交换居民，把难题留给了华人。
 几亿人的大迁徙。不过却也使~~三~~汉语区的三
 个行省连成一片。因此年来人们都知道测绘技
 术不精是唐古拉灾难的直接原因。我又是个讲
 汉语的华人，我认为投身于测绘事业是应当的。

* * * * *

阿巴薛：不也一伙的灾民也

我这是第二次参加测绘工程。总奇怪吧。← come from 昆仑
 一般说来，测绘员如果能活到跃迁实验成功。

就有回 ~~地球~~ 国的可能。不过那时候船员们已经
 老态龙钟了，~~这次~~上次我参加的是一次短程飞
 行。~~回来~~后只活了四十年。按照政府的优厚
 待遇和我的身体条件来说，领上几十年养老金
 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不愿意。我宁可回到外层空
 间，和我的船在一起。别认为我是那种古典式
 的船长，坚持船在人在，船亡人亡。本来这艘
 船是政府的财产，^{叫别的名字}我和我妻子都是船员，~~我们~~
 我们的感情很好。在飞船回到常速空间后不久，
 遇到了大陨石，全体船员遇难。而我和妻子在
 货舱~~准备~~清点设备，准备开始工作。所以幸免
 于难。我飞快的衰老，可我妻子衰老的更快，
 而且由于飞船上的小型跳跃装置损坏，备用装
 置也毁了。在我们搜集的数据无法送回~~地球~~。回
 回~~转~~转~~转~~转~~转~~转也成了泡影。我劝妻子，让我们的
 在这里生活下去吧。给养够用几百年的。她大
 喊大叫，由于恐惧自己的衰老，精神有些不正
 常了。我不止一次的安慰她。无论她多老多丑
 我一样的会爱她。可她始终不能平静下来。后
 来我突发奇想，修好了发动机，居然开了回

来。(我们都“啊”了一声) 在空中她不再
 再衰老, 心情好了一些。可快到家的时候, 她
 忽然自杀了!(我们又“啊”了一声)。因为
 她无法忍受又一次的衰老。不能忍受对那首
 的自己陪伴并不看奈龙钟的丈夫。我在伤心之
 余, 变卖家产买下飞船, 预支了三十年养老金
 修葺一行, 并以妻子的幼程氏卡米洛。纳尔生命
 的, 从而有了这次航行。可能你们觉得我刚才
 明摆着我是回不来了。就让我在太空陪伴妻
 子吧! 还剩下几百个民族, 经已吵得不可开交
 * * * * * 种 * * * * * 可 * * * * *
 帕米尔: 一个几个强大的民族, 几个巨大的
 民族我是波斯人, 对波斯, 一个绝小的民族,
 现在只是地球上有那么几千万人, 几十万个
 民族散到各个星区, 基本上已经被同化了。我
 就不给讲波斯语, 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也所
 知甚少, 所以我对昆仑非常羡慕, 他可以理直
 气壮的讲自己的母语, 都谈论自己民族的文化。
 因为现在他的民族最强, 为人类所能殖民的恒
 星系也就二十几个, 汉语区三省省占了十一个

想
不
定

人口超过半数。经济、科技、军事实力也接近一半。况且高、高、高三省又空前团结。你还能想像得出更好的形势吗？一个华人的地位当然重于其他什么民族的人。可是当年大迁徙议案为什么被强行通过？为什么华人抗议无效？因为当时最强大的是讲英语的民族。实力就是一切。现在联邦参议院中，地球特区只有一票，众议院中也只有一票（这还是特殊照顾，要是真按人口比例，一票也分不到）可是地球上还剩下几百个民族。经济吵得不可开交。这仅有的一票也是弃权。这种情况绝可能永远下去了。哼！几个强大的民族，几十个发达的民族，几百个弱小的民族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。

（尽管翻译）现在各~~族~~民族区的学校都把汉语作为第一外语。因为平均每遇到两个人就要同华人打一次交道。几乎每个人都引用几句孔子的话。因为研究中华子佑已经成为时尚。谈起汉语，华人、人、都是敬仰、尊重。最起码也是严肃的态度。可是谈起波斯就不一样了。或者是居高临下的好奇。指点点点。在

乱不堪

歧视

我的民族自尊心不低

的被刺伤，或者对弱小波斯人的窘境表示怜悯，
 我的民族自尊心善意的被刺伤。或者随口讲
 了几句侮辱性的俚语，我的民族自尊心恶意的
 被刺伤。我心中清楚的很，因为我的民族弱小
 所以别人可以借以表现出默然，借以顾同同情
 心，借以发泄好奇心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。只
 有深深的自卑。还是因为我的民族自卑感，才
 会总感觉到别人刺伤了我的自尊心。若是昆仑
 遇到这类问题，恐怕就会一笑置之。根本不会
 放在心上。我就不一样了。对我来说，民族自
 尊心与民族自卑感是一回事。从我们的兴趣
 其实我对宇宙航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
 我的民族生活在地球上，可能永远这样了。虽
 然法律并没有禁止我们参与远航。可是整个地
 球也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。况且丰经几百先年
 以内的行星系均被占领。我们哪有空间？实
 际上我们已经被剥夺了探索宇宙的权利。被摒
 弃于 Developer Studio 之外。于是我就发了狠心。
 作为波斯民族的一分子，我也要参加到开发宇宙
 的事业中。作为少数民族，不可能在核心部门

(电开21) 20x20=400 受歧视

供职。于是我就到了这里。而一切都
不同。在目前已得智所能把握的范围
内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，在我是大地黑人，不是

有记

卡尔玛人。在我二十二年的生命中，提不知别人
误会过多少次了。或我不否认，卡尔玛人和大地
黑人非常相像。我所不能容忍的是，别人指着
我说“卡尔玛人”时所表现出来的轻蔑。即使
是对真正的卡尔玛人也不能这样。

我们现在都知道科技~~的~~进步可以使我们的生活
过得更好。而宗教则可以使我们的心灵更
加安宁。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到了晚年
总是皈依宗教呢？因为他们明白，科学并不是万
能的。它并不能解决一切。

我所提到的宗教，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
象征。帕米尔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。西方人
信仰基督教。东方人则信仰儒教、佛教。现在
虽然这些宗教的教义早已被人们嗤之以鼻，但
它们的影响仍在。并且成为各民族文化中最基
本的部分。

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，而且都认为只有本族的观念才是最正确的。对那些与自己观念不同的，在自己理智所能把握范围之外的人和事极端的不信任。现在各民族互相亮开了眼，互相尊重了。于是有人提出了什么“泛文化观”，以此成熟的文明自诩。可是一旦遇到了自己视线以外的文明，看来人类并不像自己嘴上所说的那么宽容。科不流白的方式能沟通。我是个黑人，^{默布}历史上从来没有，虽然有过自己的政权，却从来不曾拥有宇宙开发的船。外国的黑人都是作为其他国家的成员，说狠一点，是作为其他民族的附庸。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。现在有多少黑人还能跳部落舞蹈？我也不了解自己的见解，不如参加测验队。

我从不掩饰我对阿尔哥人的同情。实际上大地黑人对阿尔哥人有普遍的好感，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。决不是因为相貌相似。恐怕我们担心阿尔哥星成为第二个非洲。我们不用阿尔哥人砍甘蔗，只是因为我们早已发明了收割机。阿尔哥星已经纳入联邦版图，但他们争取公民权。

就象我的祖先争取人权一样。

我总有幻想，有朝一日，阿尔民族和种族的人素和平共处，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。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。当初天地人的科技比阿尔人发达，所以是我们发现了他们，而不是相反。可是我们为了什么开始战争呢？当时的借口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，真是永恒的谎言。

我始终相信，总有一种不流血的方方式能够沟通两个陌生的种族。我希望，再次遇到陌生的种族时，我们能够对对方的生活方式表示充分的理解，能够以温和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。不过我也是少数民族，像帕米尔一样，即使进入政府相应机构，也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不如参加测绘队，还有可能进行实践。虽然只有一次机会，况且比利丰斯也没有。可是现在，我从不预测自己的生。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是在车与马又在严寒在利亚流浪，整天饥一顿饱一顿，有幸躲过里气候温暖，我没挨过冻，但现在想起来，仍是不愿

渴望遇到陌生种族

回忆的经历

直到有一天，一名政府官员把我带走，从此我每天可以吃饱穿暖，可以上学，从此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了。

到了十八岁，福利学校告诉我们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到此为止。今后必须自己谋生。若要继续学习，必须自己筹集学费。除非……除非上测绘学校。

我不否认校长的话中有某种暗示的成分，但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政府急需测绘员，而且是长期的。大量的需求。我必须为这个拯救我的社会作出贡献，也不愧社会抚养我十年。

当乞丐的时候，我经常猜测自己还能活多久，一小时？一天？一个月？死了之后又会怎样？我倒毙街头，腐烂发臭，污染环境，很快被拖到垃圾堆被细菌分解，死得无声无息，一点意义也没有。可是现在，我从不预测自己的生命，反正这生命是政府给的，又不是我自己的。只要在死之前能作几件有用的事就可以了。如果能选择死法的话，我宁愿这样死，

际上我已经选择了自学。每天早晨一睁眼就
 是 * * * *
 坎塔布莲。

我出生在贫民区。父母都失业在家。我是
 家中四个孩子的老幺中最小的一个。但我生下
 来没几年。父母和两个姐一个哥哥都相继离
 开人世。哥哥只是感冒了在贫民区卫生条件很
 差。甚至可以说不根本没有医疗设施。全区
 一千多人只指定了一个医生。而他的诊所也在
 二百公里之外！

至于教育就更不用提了。一般的学校根
 本也不建。政府每周派个人来义务授课。一般
 都是附近学校的青年教师的社区服务。在空地
 上挤满了几百个孩子。课程前后不连贯。各个
 年段的课程混在一起。老师心不在焉。这叫学
 习吗？可是我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在八年前。我
 考上了中学。我梦想着有机材类。现在已经
 有区内人捐款为我凑学费。送我上学。我也
 用功学习。直到中学毕业。那张在区时政府
 要改造贫民区。这里的居民没有房子住了。如

果搬由政府提供的住宅，每人要交一笔钱，这虽然是对厚层民的优惠，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简直不成问题。可穷人却是一笔巨款。

我作为自己承担学费的学生，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。我选择了测绘专业，于是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偿。用这笔钱可以安置两百个家庭。我只能作到这么多了。

* * * * *

我普打塔：和拉摩塔同样的原因，选择了和他同我选择测绘~~专业~~是因为这是我最唯一的选择。

我生于普通的职员家庭，生活一般。从开始进学校起，我的成绩就不很理想。其实就是很差。勉强考上中学，已经很吃力了。父母希望我接受高等教育，所以当初逼我上普通中学。其实我本来想接受职业培训的。对职业选择不择业的面更窄了。我的成绩考不上热门的专业，甚至普通的专业也成妄想。只有机械类，不现在已经高度自动化了。谁还搞机械呀！（除了最基本的修理，其他工作都用计算机来完成。）完成学业后，我很难找到象样的工作。要么当小时工。

上门维修一些老式门锁、儿童玩具。要么失业
 我父母很好面子，宁愿让我闲在家里也不让我
 出门工作。我却没脸呆在家里，所以报为来测
 绘局。父母都入了养老保险，加上政府的补偿
 金和我的第一份工资（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份
 工资），没有我的照顾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我要自
 子 * * * * *

格蕾丝说：可于曾给米丽过几十年，只是我仅

有的。我出于和拉普拉塔同样的原因，选择了和
 他同样的事专业。* 我本来可以去接受礼仪培训
 当服务员，因为我长得漂亮，但我还是报为来
 测绘局，可也是因为长得漂亮，* 我的手艺是现

在。* 我对自己的相貌很自负，每年认识我的人
 知道我来测绘局都会说“可惜了”，以为我即使
 不必工作是嫁人都会过得很好。* 可我知道，我
 虽然漂亮，却不聪明，* 现在谁都知道智慧比相
 貌更重要，* 有钱人即使娶了我，也不会和我生
 两个孩子，* 只是在玩弄我罢了。* 将来人老珠黄
 同事可想而知，* 才华横溢，* 素贞其身，* 想在
 一行在测绘船超光速飞行时，* 我不会衰老，* 我

将保持我的美丽五十年。一百年或更长。别不信。我在报名表的各项一格中写上希望参加最长的飞行。看来被拒绝了，至少也得有一千五百先令吧。说来好笑，分配前局里有个刚来的官试图勾引我上床。许诺给我安排最短的旅程。被我臭骂了一顿。他大概猜不到我要自寻死路吧。哈——~~你们~~我得在飞行结束后几个月内若死。可我曾活美丽过几十年。这是我仅有的安慰了。(自说自话)

* *

把塔哥妮娅：人话。留下孩子或留下著作。孩子不。我可能是最傻的一个。其实我的手业是现代文学。想不到吧。只不过毕业后找到的秘书的工作。生活还可以。我在业余写点文章投稿。可是从未发表过。不。一次也没有。可这并不说我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。事实上。我对自己的水平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在这里。到处都是各样的文人。他们或者是闲人。以文学为消遣。或者真的才华横溢。著作等身。想在这一行混出来真不容易。要写出读者认可的作品。

或者说编辑认可的作品才不容易了。要想写得诡异离奇，我没有那么高的智力，要么朴实自然，贴近生活。我没有那么丰富的阅历，去当记者，采访什么凶杀案^{政界内幕}，我又没有那个胆量，只好甘心平庸的过一辈子。这和我上大学前的梦想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我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上的灰尘了。在我死后，我的个人档案也不过保留一百年，然后被子档案取代。从此我便消失了，不会留下一点痕迹。

可是我不甘心，要想让自己~~活~~永远活下去，只有两个办法，留下孩子或留下著作。孩子不一定会出息，我选择了后者。

关于测绘工作的作品不知有多少了，可那一本是真早可靠的？即使有什么幸存船员自述之类的，说活人也老得不成样子了。可我毕竟受过专业训练，~~又是~~有备而来，从船上见闻为素材写出的作品，一定会流传下去的。

* * * * *
善子投稿：

最后是我，我的理由要更简单。

我想你们都看过古老的科幻片吧。各种飞船在太空中飞来飞去。多壮观。我可我亲自去笔就不是这种感觉了。不是全封闭的公共交通工具。就是远程的跳跃航班。我谈想坐那种老式的大飞船。他们说除非你去测信局。我就来了。